

〈晚安是這樣複數的〉新詩組 首獎

沈昕晴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今天有三個人和我說晚安

三種很不同的晚安

晚安就是一句這樣的話

它讓人反思莫名要面對的明日

讓人覺得單數也可以好好入睡

讓人擔憂鬼魂有沒有順利上昇或迴返、宿命有沒有釋出它原生的惡意

然而宿命的問題如果有示意圖

硬要畫出來的話大概是長這樣的

「 — 」

它是過程的轉喻

曾有人告訴我 漫遊時可以有幻覺 幻覺要以適當地揣摩來挾帶走

不過當然我是很喜悅 那些幻覺亦作為情話在絮絮叨叨時

不會試圖站在一個優越的位置部署先知的術語

今天有三個人和我說晚安

三個人的晚安啊

有一片荒原、一場溫柔鄉跟一塊綠意盎然的土地

綠意盎然這東西有很多人為的痕跡 有時候還會很偏激

不過這段話有好多試圖強勢起來的意志

這可並非我的本意

如果來談談荒原

我有試圖看見一片那樣的景色

那裡其實有流水和森林 現在則比任何過往來得純潔

那溫柔鄉就是溫柔鄉了 是溫柔又愛到處攀爬的床和茶水

今天有三個人和我說晚安

星星如果有說的話那它算第四個

沒說晚安的人讓我知道 晚安也許是一種責任式的規訓

所以我要和負起責任的人說晚安

晚安機器人 晚安鬼魂 晚安好久不見的友人 晚安荒原 晚安湍流 晚安宿命

接下來是一段引文 自我的同學 我沒有跟她說就擅自用了 而且可能還會打錯：

「希望你，挺身對抗的機器人，總有消失之日；希望你，總有學會愛的一天。」

>關於作者

晚安機器人 晚安鬼魂 晚安好久不見的友人 晚安荒原

晚安湍流 晚安宿命

接下來是一段引文 自我的同學 我沒有跟她說就擅自用了 而且可能還會打錯：

「希望你，挺身對抗的機器人，總有消失之日；希望你，總有學會愛的一天。」





我，
就這樣看著你...
渴望，
你能愛我。 / 宋毛

〈早餐〉新詩組 優選

陳 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紅茶要用炭煮，才有古早味
並非木炭，而是你眼線的墨
和毛孔堆積的暗沉色素，那樣的黑
才夠重
夠打翻一瓶醒膚水傾倒在城市上頭
告訴清道夫
「好的，落葉跟眼淚都被沖走了。」

而你敷了一夜的面膜，正好拿來下蛋餅
蛋上頭是你疲倦的臉
有保濕的起司
培根的煙燻妝
和肝硬化的粉餅炸過，用俐落的睫毛夾
刨絲擺沙拉
「要像在畫畫一樣喔！」
我拿起草莓果醬的口紅提醒道
順手就從嘴角滑到昨夜用精華液醃好的豬排
像美而美最後一筆的弧度
優雅，親切

讓你聞起來都甜

打好卡的你，可以開動了

吃你的眼影

吃你的唇蜜

吃你的粉底

吃你的保濕胺基酸

吃你的假睫毛

吃你的美麗與自信吃到一滴不剩

而我素顏來早餐店

吃你卸的妝

>關於作者

討厭吃甜食和沒熟的蛋，最近花園長出了很高的不知名植物。

新年的希望是克服"惰性"！新年快樂~~！





如果我們都成了習慣...

就繼續歌唱那不屬於我的語言。 / 宋毛

〈照顧一朵花〉新詩組 優選

何宣萱 / 藝術史學系

茶很燙

和身上陡落的粉塵一樣冒著煙

後來茶葉沒了大家決定煮大花咸豐

直到熱水再也留不出顏色

有時候我不知道如果我們不爭論對錯為什麼還要一起說話

生而為人

為什麼要擔心綻放以外的事例如土壤沒營養

過於疏遠的聯絡是罪

受困高密度長期相處

歌謠吟唱超過三天會吵架的傳聞已被兌現

認識的男孩都抽起菸

擁有一台車後

開始不享受下雨

存於社會消失一秒的價值

是發現社會給你比學齡前更早的身分認同

女孩掉落的花瓣可以取代眼睛

放入眼眶

可以看見新的世界

當火光點燃火光

海水沖上淺灘

情緒從沾濕雙腳開始

照顧一朵花

不會知道它是否真正死去

>關於作者

節拍器、100 節、1/2 反拍、沒有夢的睡眠

不再奔跑，安靜真實的世界

沒有旋律只剩規律

*

她只把自己倒出來，她只希望自己被理解

距離產生，越來越深



她買了一疊姑姑自殺上新聞的報紙給我

她撐了好多天沒哭，直到她說，要我幫他保存這些被細細剪下的紙張

四年，大概這麼久，每一天晚上都墊著它們入睡

她們都是陌生人，只有那天晚上淚是真實

/

我扭曲了那一晚發生的事，還有我。

能從心裡拿出碎片很好，哪怕只有我需要。



人性的自私，

我為我們身為人類跟你道歉，我感到羞恥。 / 宋毛

〈膳意〉 散文組 首獎

張雅文 / 藝術史學系

乍暖還寒的初春，落櫻飄落一地，我張開手掌，接住一片粉白色的小花，粉嫩中帶有成熟的韻味，惠風的微醺下，眼前的一切景象竟呈現朦朧的詩意。突然回想起在多年前的同個季節下，我和母親之間的秘密。

那天原先是個完美的夜晚，星月皎潔，空氣中還帶著些淡淡的花香，路旁的羊肉爐店已早早準備休息，走在街道上的女人不再包裹皙白的頸，微露的堅硬鎖骨襯著絲巾的柔軟飄逸，有種說不出的幾何唯美。男人不再穿著大衣，厚實的肩膀在布料下若影若現。母親帶著我和弟妹要回外婆家幫小表妹慶生，車停好在車水馬龍旁的停車格內，因為年紀尚幼，一心只記得急著想衝向外婆家，而忘了母親耳提面命的提醒：開車門要從車道的另一側開啟！我卻直接開起那道有行車快速道路的車門，也開啟了我和母親中間的那道隔閡。

「碰！」我依稀只記得眼前一台機車飛了出去，而眼前倒著一位女騎士在地上痛苦呻吟，接下來我的腦筋完全一片空白。周圍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聲，救護車急促刺耳的鳴笛聲，母親在耳邊氣急敗壞的咆哮聲。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回到家後，我依舊處於驚嚇狀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躲在棉被裡顫抖著，深怕母親會拿棍子進來打我，我知道我闖了大禍，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若是後面的來車沒看到那位倒在地上的女騎士，直接橫行而過，那麼，我將背負間接殺人的罪刑，而我的人生從此走向不一樣的道路。母親當天晚上沒和我說任何一句話，更不用說拿棍子來打我了。但是，經過客廳時，母親看我的眼神，盡是責備與失望。當下，寧願母親拿棍子好好教訓我，也不願到見這樣的母親。但是，我還是連一句道歉的隻字片語都難以啟齒，只是低頭，然後快步通過回到房間。

次日中午，我發現便當裡多了一樣平時不常見的菜。已經好幾年沒看到這道菜了，依稀憶起母親曾經說過，這道菜的名字叫「當頭棒喝」。這「當頭棒喝」是母親的拿手好菜，但平時她並不會特別煮這道菜，當時她說，要做這道菜並不容易，只有在我做錯事時，她不想再用打罵的方式來讓我知道她的難過，她要用料理來提醒我，那是我們之間的默契。熱氣緩緩盤旋而上，看著高麗菜葉的葉脈裡滲著紅色的醬汁，想到前日發生的事，不由得哭了出聲來。

那次事件以後，我更謹慎小心注意生活中的每個小細節，也和母親相處一如往日。待年紀稍長後，母親傳授這道料理的做法。在經過幾次練習，從喜歡吃這道料理，到會製作，我進一步希望將這道料理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於是開始從各種角度來揣測與嘗試。

從購買食材來說，我便偏好到傳統市場去尋求最為新鮮的材料。鮮脆欲滴的高麗菜在陽光下閃耀著寶石無所匹敵的光彩，我會一一檢視每顆菜的外葉，一個手掌半的葉片是最剛好的。另外，必須挑選深綠色的葉片。深綠色葉片和淺綠色葉片相比，所富含的營養素更勝一籌。另外，保存方式雖然有很多種，但經驗告訴我，最好的方式是從菜根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用刀挖出一個洞，並塞入沾濕的棉花，然後置入冷藏庫中。如此一來，整顆菜的水分既不會散失，還能有效保持新鮮度。更重要的是，每片菜葉的甜份都緊緊鎖在其中，不會因為時間久了香甜盡失。碩大的番茄映入眼簾，鮮紅色的外皮刺激著我的視覺，讓人有種想要大快朵頤的衝動。這道料理要做的好，一大功臣非番茄莫屬。

關於這道菜我研究出三帖秘訣。第一個秘密就在於餡料的主角，我選用的是眾人俗稱的「皇帝豆」。皇帝豆風味甘甜，體積龐大，可說是豆中之王，能將整個料理的提味加分不少，除了是婆婆媽媽煮湯時的第一選擇，對於我而言，也是家鄉味之一。

此外，購買材料的部分還有一項得注意的，買絞肉時，必須清楚的告訴攤販要買梅花絞肉，梅花肉比一般的五花肉較健康些，且因為最後要將所有食材包進高麗菜中，所以不能用太油的五花肉，否則會容易散開。

先在鍋中倒入七分滿的水，將皇帝豆煮熟後置入冰水中，靠著熱漲冷縮，能將整顆豆子的脆度大大提升。瀝乾並切丁，煮完的湯汁也不要倒掉，留下來必有它的可用之處。絞肉退冰後，用手先稍微抓一下，然後丟入切好丁的豆子，並加入胡椒粉、麵粉以及約莫三分之一杯的牛奶。

第二個秘訣就在此，牛奶不論是香醇氣味或是潤滑度，都能夠修飾梅花絞肉原先的口感。用手拌和盆中的食材，麵粉會吸附牛奶，也會增加食材之間的緊密度使之不易鬆開。待所有的食材均勻後，翠綠的高麗菜葉就要派上用場。為了使捲出來的形狀完美，我會選擇拿小槌子或菜刀的刀背將組織切斷，不然在烹調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菜梗的堅韌，而使整體形狀脆裂變形。

通常在熬煮醬汁前，先洋蔥切丁，在鍋裡稍微用油拌炒一下，讓洋蔥逼出香味。最後，倒入適才煮完的湯半鍋、切好的番茄、炒好的洋蔥、些許米酒以及番茄醬於電鍋中慢慢燉。因為是煮過皇帝豆的湯汁，帶著甜甜的誘人豆香混合番茄酸甜的滋味，可說是極品啊！

大約一小時以後，就會嗅到香氣芬馥的陣陣飄香，便可掀起鍋蓋，將捲好的高麗菜捲放入其中，若水分消失的多，可以添補些湯汁，繼續煲煮一兩個小時。在熬煮的時候，可以兼做些不費時的家務，例如清掃屋內一番或者把晾好的衣服拿入屋內摺好放入櫃中。

母親教導我時，使用的是一般湯鍋在爐火上慢燉番茄醬汁中的高麗菜捲，不論如何調整爐火的大小，長時間的悶燉總是讓醬汁變得過於濃稠使口感不如預期的好，雖然在置入湯汁攪和即可恢復，但湯汁的量不及蒸發的速度，湯汁用完了，醬汁完全尚未入味於高麗菜捲中。

況且，經常查看，實屬費神之事。後來，我改用電鍋燉煮，得到很不錯的效果，熬出來的醬汁甜而不膩，恰到好處，令人傾倒。

看著高麗菜捲顏色由青草綠轉為鮮血般的朱紅，我心中一慟，似乎更明白母親為何要用「當頭棒喝」來當作這道菜的名字了。棒子的外型，裹著番茄醬汁的外衣，鮮紅色醬汁是母親的心，心偌淌血。我做錯事時，她不願以真正棒子教訓我，反之以料理的方式提點我。而我，如同尚未入味的青綠色高麗菜捲，在母親的慈愛下，一點一滴去體會母親教育我的苦心，理解自己現階段所應該負起的責任。從前，看到便當裡出現這道料理，只是慚愧的一口一口嚼著，反省著。自親身買菜，到學習控制佐料的拿捏與掌握器具的使用差異以後，才算真正瞭解，為何前人都說，每道菜其實都包含著下廚人的心意和故事，並非只是填飽肚子的料理而已。

在吃過山珍海味的華麗，嘗過山肴野簍的樸實後，才發現，還是這道菜最令我魂牽夢縈。不會因為過於矯情而令人嫌惡，也不會因為過於清淡而感到厭煩，這種恰如其分的提醒，在我眼裡，卻是我和母親之間永遠的默契。



有種童話故事的夢幻，
該回家了。 / 宋毛

我寫了什麼我不知道，看似有內容也沒內容。扣合著誰在寫？這是憑空蔓延的生命嗎？她帶著我寫了這些我不明白代表著什麼的文字。

/

歷經一段很長的時光，當她回頭檢視過往，彼此的關係就像騰空冒出似的深深扎根在那一天。每翻起日記裡早已忘卻的對話，她才會再一次地知道，原來對方早已陪自己走了很久很久。

屬於自己的故事是什麼樣子呢？文字中的對方，會和現實中一樣嗎？她很想要丟開日記本，然後永遠和筆下的人物生活。

第五天日夜顛倒的清晨，總會做這樣的夢。夢見心頭掛念已久的朋友齊聚一頭，愉快卻不坦盪得交談。現實中，她很難想像，在她某個人生重要的時刻，熟悉、過度依賴、寥寥可數且相互不認識的朋友皆一同出現在她的身邊。不論朋友交談與否，都將會呈現她的真實，那是僅憑一個外人的眼睛就能看出的赤裸。

為什麼會認識呢？只要想到這個問題，她便会按捺住自己習慣的衝度，選擇刻意忽略對方，然後懷疑起自己的魅力。她想要抓住自己之所以不被遺忘的原因，或印證自己的渺小。

她並不精明，不懂算計、記憶也不太好，但這不表示她是愚蠢的人，某種程度而言，她藉由紀錄每一個撞擊自己心靈的事件，從中摸索與推論出自己與周遭相處的方法。

長年累日下來，文字是她的一切，無法以文字鋪敘的事物，皆超出她的理解範圍。可是無法明言的文字和虛幻也組成了大部分的她，所以晦澀難懂的話語也理所當然地呈現她的性情。

因此她寫，憑著慾望、衝動宣泄一切，除在無法控制自己時停止。對她而言，無法操控的文字不應存在。存在表示代表，她不希望惟一能夠瞭解自己的方法，被她的蠻橫與幼稚剝奪。

她渴望著前進，伴隨著死心塌地的確信。她還沒有學會即興，進入她的只有孤寂，她沒有辦法帶走任何人，只有偶然回首時才會知道，對方的腳步依然亦步亦趨得在她背後跟隨，希望在倒地前將她接起。

天即將再度破曉，她又開始想寫出只有她一個人的故事，試圖繞過任何人的身影，然後沉沉睡去。她很自私得希望自己是世上僅存的獨一無二，就算真的沒有人愛她也沒有關係。不知從何開始，她變得只在乎自己，以為世界所有的答案都能透過單純地解剖自我而得出。

她說的世界，侷限住她看見別人真心的機會，她的世界既荒蕪且混沌。她是惟一的巫女，試圖祈求天降甘霖，卻又視善意為未知，所以她的大地一直都龜裂著，所以也無任何人追隨在她的預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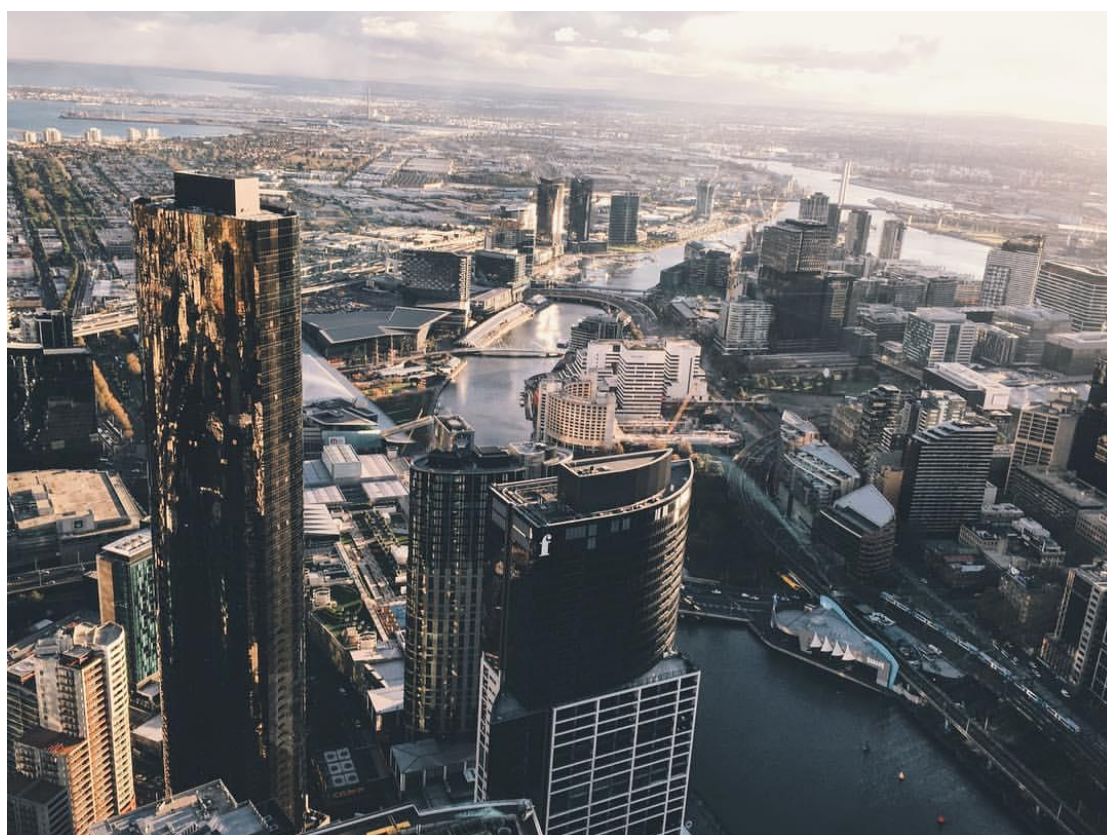
孤獨的巫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是巫女，只有陪她走過長途的那個人，才能揭開她的面紗，替她擋住烈陽帶來的風沙，而不是用任何深情的吻，帶她回到一日復一日的空虛。那個人能夠剖開她的世界，卻不能瓦解她的幻想，以她的方法與她遨遊似乎是讓她與生活聯繫的方法。

第一個走入她心底的人，與最後一位，都用著文字與她交談，也都在墜毀前離開她。也唯有如此，她才能一直保有她最後的謊言。

只有真實留在過往。沒有人知道面紗下還有面具。

/

算是完成了嗎？不算吧，它是沒有盡頭沒有道路懸空的霧。



旅行，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 / 宋毛

〈不知道什麼顏色〉 散文組 優選

林冠亨 /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秋末凌晨十二點快一點，沒錯在快一點的時刻下，我一直在思考著我該如何快一點的記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到底該用什麼形式，手寫還是打字，確實讓我思考了好一陣子，決定用手寫記錄下這不知道什麼顏色能表示的際遇。用際遇二字似乎是表示了一次性的詞，但我打從心底的不認為這只是一次性的，就這樣結束了，所以我還是再想我該怎麼替我們這次的開始，下一個註解。

再混亂這一天遇見看似悲傷的你。

直到現在思緒仍然沒有清楚過，心情從來沒這麼清楚過，畢竟目前的日常生活並不是如此順利，但妳今天告訴我：「有個事件發生，總比生活中什麼都沒發生得來的好。」這著實是句很消極的安慰之語，完全是悲觀主義中的樂觀主義，果真，是某種典型的魔羯心態。

應該先從今天上午說起，刻意起的很晚，因為又宿醉，又厭世，收到了一封臉書的私人訊息，一封令人催稿通知，幹，今天準備就像是電話被停話般的斷了手腳，一整天的心情就這樣去了。面對這份稿子沒梗，面對當下陽光普照的地獄世界，再不斷罵髒話之際，我決定離開這座山頭。六十分鐘車程的距離，我決定用空間換取時間，這是相對論的基本理論，換來的時間，讓我在孤島上的偽田調結束之餘，還能趕上晝短夜長時的白晝之尾，跳入冰冷的海域，當我的海王子。

這個時節下的南部太陽終於沒那麼炙熱了，騎上孤島上唯一的聯外道路時，又來到了我無時無刻最喜愛的地點了，興奮之餘我決定替這座島拍張照，搭配著下午三點出頭的光線。妳是多麼的美。

入島之後，開始準備啟動我假人類學式的偽田野調查，一位年老的島民，以一種奇遇的方式，填上了我文章的空白，美麗的事，就是如此發生的。透過他口述下的歷史與記憶，強烈的提醒著我，活著就是這樣，一甲子之前的故事與古語的語境，我刻意放慢我的聽覺，只願娓娓聽著，他細細說著，時間全部重疊在這個現在，現在的現在，搭配上秋末午後的微風，眼前的畫面順著他的話語，從黑白填入了顏色。當這段帶有目的性，但真誠又罪惡的聊天結束後，我開始在島上閒晃，想找到下一段依然帶有目的性的資料蒐集。這座孤島上的居民看起來都存有一種敵意，一種被世界放逐之後的敵意，我從最南端晃至最北，算了吧！去海邊。從一個我從沒走過的入口，一個標準的入口，夕陽與海，漫無目的，站在海邊左顧右盼，完全重現了一句法國俗諺「voir à Côte」，其實，我一踏入這段海的場域時就已經發現了妳，妳呈著將雙腿驅至胸前，用手環抱的悲傷貌，獨自的坐在海邊的枯石上，當下我想殘忍的謝謝妳，讓我知道，此時此刻我不是一個人去面對這所剩無幾的動能、精神的疲弱、生活的無奈與一切的窘境。

能問你一個問題嗎？是我因公務在身的無聊開頭，但妳早已注意到我再抽菸了，因在這個開頭之後，妳詢問我抽的菸是淡菸還是濃煙，真慶幸我抽的是淡菸，我幫妳在海風狂吹中，點了一根，做了另一種儀式性的開始。接著掀起了一道好大的浪，不在岸邊。我竄入了一段異質的時間與空間。原來頻率不怎麼搭的談話，在參差不齊的來往中，每當對話空檔下，妳會望向大海，若有似無的看著，某一個瞬間，我彷彿覺得妳不在場，我們都不在場，周圍的人聲與海浪聲都被按下靜音按鈕。我在與妳一步之遙的另一棵石頭上，海風將二手煙從我這往妳那帶去，從菸抽完之後的對話，我們開始進入了另一條軌道，也才知道原來我們是在同一年的時間裡，來到這座城市扮演著異鄉人，差不多兩年以後的當下，我們也有著類似的心得，也因為相同的目標，讓我們打算在差不多的時間點脫離這種異鄉身分，若我們都離開了這座城市，我們或許從未交集過。

無論如何，無論未來。在今日太陽落的時延中，在妳樸實的狀態中，不帶任何技巧的，使我開始自動的將我即時的一切，轉播在你的眼前，妳直視著我與負面的我，透過再自然不過的反應，讓我自省的認為當下一切的困擾，可能僅是這個時間切片中的一個斷點。不需要多著墨，生活中也亦然。當燦笑之後輕鬆地告訴我：「當精神無法承受時，自我防禦機制就要開啟嘍」，此時我透過妳的語調、臉上的表情與表情背面一切屬於妳的狀態，如果我想得沒錯，妳應該也處於某種衝突之中，內心的衝突之中。儘管我對妳仍一無所知。

似乎到了一個結尾的階段。如同太陽消失時，天空泛紅之際，當你提起包包與起身，我才意會到原來沙灘上，我們的周遭，有著這麼多人共同的看著同一天的日落，我們持著共識將自我介紹擺到分離之前，而我們的談話並不隨著分開而終結。在今日結束之際妳希望我「心會再自由」，我在新的一日的開始，回予妳相同的祝福。

>關於作者

目前就讀於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影像美學組)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國際駐村藝術家對談活動-擔任與談人 2016

高雄在路上藝術空間駐村 2016

鹽埕黑白切展覽空間藝術評論 2015~迄今





沒有個可以酒後亂性的人就有那麼一點不想醉。 / 宋毛

〈只是退休的銀行員，不是壞人〉極短篇組 首獎

陳 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乾脆一點吧，殺了她。」小提琴家這麼說。

高個子在房內來回踱著步，猶豫著：殺或不殺，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究竟是將狠毒的匕首刺進一旁無辜的羔羊，或是相信靈魂的道德與良知，哪一種更高貴？

十七分鐘前，現在正被綁在椅上的女服務生進到房裡，她未撞見事件，只撞見結果，還未來得及喊叫便被小提琴家壓倒在地，掙扎只是徒勞，嚇傻的她也發不出聲——嘴裡塞上了布。而繩子綁得扎實，出自高個子的手。

十八分鐘前，地毯上的屍體還是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莫約二十的女孩。並不清楚她從哪裡來，短短的交談中只得知她四處流浪，聰慧的眼睛看盡人情冷暖，似乎沒有什麼事能讓她的心起一絲漣漪。高個子談起自己退休後一成不變的生活，女孩只說了一句：「無聊嗎？如果一個人的死能夠讓另一個人的生活變得有趣些，那也算死得有價值吧。」語畢，拿起桌上的開瓶器往脖子一劃，女孩便成了屍體。

兩個小時前，小提琴家初次碰上高個子，他來到這個城市演出，在演出後還有幾天空閒，正準備逛逛這個城市。而高個子也為了音樂會來到此地，做為一名忠實的古典樂迷，能在旅館巧遇音樂家本人實在是榮幸，在盛情邀約之下終於讓小提琴家願意來他的旅館房間作客，開了上好的紅酒準備暢談整夜。唯一可惜是他沒有訂更好的房間，而那個女孩則是稍早在街邊央求讓她住一晚，高個子未多想，這女孩的年紀都可當她孫女，看著可憐便收留一晚，而現在才發現該可憐的人是他自己。

「這女孩是自殺，我們．．．應該不會有事。還是報警吧。」高個子仍在猶豫，向來斯文的他，多大的年紀也是第一次親眼見著屍體，強忍著惶恐，一絲絲慢慢找回理智線。

「別傻！你還不懂嗎？我本來也以為可以報警了事，但這個服務生看到屍體就認定是我們兩個殺人，你以為警察會信你？倒不如我們殺了她，兩具屍體處理掉，事情就當作沒發生過。」小提琴家試著合理化他的說詞，不管警察信誰，事情一上報他的音樂生涯也到此結束，這不是殺不殺人的問題，而是絕不能曝光。名聲、前途、音樂，若想保住這些，答案顯然只有殺了這位被網綁的目擊者。

「嗚嗚咽喔！」女服務生出了點聲，想表達抗議與害怕，他面前是兩個殺人犯。儘管他們口口聲聲說女孩是自殺，肯定是在演戲，而現在他們還想連她都殺掉，只能祈禱經理會發覺她消失過久而來找她，沒錯，若是她再不回去，會有人來找她，就能獲救。

高個子握緊拳頭，在顫抖，將他空虛的勇氣如氣球般吹大一些。儘管是個高個子，但他從小與人打架從來只有挨揍的分，竹竿一般的體型骨頭甚至斷過兩次，他估量著小提琴家，若打起來自己是否真有勝算，但若再不做點什麼，眼前的女服務生也將成為屍體，而他的良知不允許，絕不允許；他只是退休的銀行員，斯文有禮；不是壞人、不是殺人犯。他不是殺人犯。

高個子握緊拳頭，在顫抖。



下一站 墨爾本 / 宋毛

〈彩靈鳥〉極短篇組 優選

姚喻文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在遠古的時候，有一隻巨大無比的鳥，牠的羽毛匯集了光譜上所有的色彩。每當牠展翅高飛，在峽谷和山群之間穿梭時，身上的羽毛便會落在這些地方，每一根不同色彩的羽毛會孕育成一個新的生命；等他們羽毛成熟後，也會用相同的方式孕育下一代，過不久，整個世界都有這些鳥兒的蹤跡了。

這些鳥的生命都不長，經過三次日出和三次日落便會墜落在山或海的某一處，如他們當初降臨在這世上。某天，一隻垂死的鳥意外銜住了從天而降原始母親的羽毛，身上竟然恢復了光彩，一振翅，充滿光澤的翅膀在空中留下兩道鮮豔的色彩，煞是好看。一隻目睹這過程的鳥兒立刻將這消息散布到廣大的天空中，說誰能得到原始母親的羽毛，誰就能再活千百個日出日落，還能擁有無與倫比的羽色。一時間，全世界的鳥兒都開始追尋著原始母親的蹤跡，像受到天啟般，疾飛往更高更遠的天空，尋找傳說中的羽毛。

突然，空中掠過一個巨大的彩色身影。「是我們的原始母親！」最先發現牠的鳥兒的驚呼聲傳遍世界，頃刻間所有散佈在世界角落的鳥兒都猛地抬起頭，振翅往同個方向追去「欸！」一道道凜冽劃過的翅膀震動整片天空，紅的，黃的，水晶紫，寶石綠……各種顏色在藍空中此起彼落，形成及美艷的奇觀。

終於，眾鳥找到他們的原始母親，無不被牠身上充滿光澤的各色羽毛、還有優雅而充滿力量的身軀所震懾。「請把您身上的羽毛賜予給我們吧！讓我們變得像母親您依樣恆久而美麗！」鳥兒們齊聲道。只見那彩色身影以動人的聲音開口：「我的孩子阿，你們何須變得像我一樣呢？你們都源自於我，我也源自於你們，我的孩子是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孩子也是我的母親阿。」每個生命都破碎卻緊緊相連著。但鳥兒們似乎不懂牠說的話。

突然，一隻鳥疾衝往原始母親，見狀，鳥兒們都開始追趕，天空湧動千萬色彩的流，都直往原始母親的方向去。四散的羽毛被鳥兒們爭先恐後的叨啄著，持續了幾天幾夜。奇怪的是，牠們吃得越多，身上原本鮮豔的羽毛卻越來越混濁。「牠頭頂上唯一的白金色羽毛！誰得到它便能恢復光彩，並成為獨一無二的母親之鳥！」混亂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於是，原本散亂在空中的鳥兒又再次聚向殘弱不堪的母親之鳥。

鳥群像是烏雲般不斷向那散發光芒的白金羽毛聚攏，一層疊過一層，密到光都透不出來，大地變得灰暗。原始母親只好循著僅有的光，不斷往上飛，不斷往上飛……祂越來越靠近太陽，白金羽毛開始灼熱燃燒，祂發出此生未聞的淒厲叫聲，穿透雲層震動了整片大地。遠方，慘灰的天空，落下一道細細的、像流星一樣的光束，隨之，一滴、兩滴……然後雨像是發了瘋狂怒的降了下來，雷鳴和閃光充斥，整座山群和大海的轟隆聲都像在哀悼著祂的死亡。

嚐盡了羽毛的鳥兒們也確實嚐盡了在空中汙濁了千百個時日的痛苦。很久很久很久以後，牠們才一個個墜落在崩解的渾沌時空中，並成為了渾沌的一部分，羽毛的散落又生成了更多的暗流，整個天地逆轉流動、混亂不堪。只有隱約中，那個白金色的光點仍載浮載沉著，像是等待著下次孕育的時機，永恆的等待著。

>關於作者

牡羊座 AB 型，材創系，班芝花劇團。

喜歡肢體，喜歡身體親密，想成為能用身體連結生命的人。





總是喜歡展翅的畫面

到底 我是有多渴望自由 / 宋毛

<那天我翻閱報紙時看見一則頗引人注目的廣告>極短篇組 優選

林薇玟 / 音樂學系

◆跨越時代的經典名著◆

◆榮獲馬德都蘭堡法蘭西文學獎等 12 作大獎之名著◆

◆電影翻拍至今超過 3 次而第 4 版即將開拍◆

◆來自各界人士的好評◆

◆作者耗時多年時代之淚◆

●紐約時報：我傻了，我慌了，我哭了●

●時代雜誌：尚皮耶絕對成為了這世代最有影響力的名字，但尚皮耶卻不是●

●知名影評人：1987 年翻拍版本中有一幕長達 30 秒的開門旋轉，革命手持的法國麵包凱旋以及掀起一隻魚狂吼的片段令人難忘●

●初代影視原班人馬：你不用怎麼記角色的，相信我。●

●知名作家：這絕對是毒！超越所有我所見過的，我現在只想丟掉它然後抱頭痛哭●

●社會新鮮人：說到尚皮耶，他改變了我生命，現在我寧可回後街去●

○○○○劇情摘要○○○○

據說在當時，不少人都有著尚皮耶這高貴的名字，但好的尚皮耶就那麼多，而壞的尚皮耶卻還有那麼多

第一個尚皮耶在牢獄中回想著這名字的不幸 “尚皮耶！是你偷了麵包嗎！？” “不！尚皮耶你聽我說，不是我偷的是尚皮耶偷的！！” 但他們卻說一個尚皮耶之言不能斷定一個尚皮耶之罪，那他們為何又能以一尚皮耶之見斷定一個代表所有尚皮耶的罪呢？

第二個尚皮耶思索著世界 這世界上尚皮耶很多，但這世界卻遠有比尚皮耶多更多的人存在，尚皮耶們不是全部但滿意自己的一切甚至鄙視不是尚皮耶的人，因此尚皮耶始終是尚皮耶，或許是吧，尚皮耶們自己建築起的堡壘有天也會毀於自己堡壘的尚皮耶。

第三個尚皮耶想著關於視野 看完“可笑的愛”後，你今天遇見一個似瘋的尚皮耶，他告訴你他是條魚，而所有人也都是魚，你難道要揪住他的領子然後翻開自己的衣襟告訴他你沒有腮

而他更沒有鱗嗎？但這尚皮耶困惑了，一個尚皮耶能見到所有尚皮耶所見的嗎？若他告訴尚皮耶他所見的藍從不是藍呢？他困惑但無從得知他倒地抱頭，卻發現瘋尚皮耶不見了而自己手裡只剩下魚，而所謂的瘋尚皮耶也不就是在上百個尚皮耶中那個他渴望被發現的尚皮耶部分。

我感到極有趣，有趣，正想要訂購時發現，我的名字也是尚皮耶。

>關於作者

仍然是一隻尚皮耶式的魚～





Love is blind. / 宋毛

音符從你的嘴

吐

吐

吐

到

我的

眼 目

左阜 右邑

吸

一個上氣下氣

吞落

長

長

直

直

至

陌生的胃袋

黏膩的液化

腐食

好的壞的甜的酸的

討厭你喜歡你恨你

東邊的風西邊呢喃

蜿蜒纏綿纏綿鑽牛角尖

殺死你詛咒你下地獄吧

全部

然後

嘆

。



相視，

在幾秒間...

一個轉頭後，我們不相識。 / 宋毛

<放逐到月亮>新詩組 評審團推薦

鄭荭鈺 /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我說我的飛行器壞了

你說我們回不去了 要繼續留在月亮上

我流著眼淚 如果只能看著家

所有的遺忘都變成了希望

沒有時節的飛花 沒有人們說的天堂

只剩下地球的一邊臉 和孤獨的長影

-

蒼茫的旋律 盪在腦海中

我開始演奏 卻忘了音階

拍下所有角度的地球感動懷念

一直有個夢 如今實現

我要的孤單 如今已經夠孤單

我甚至不用回去了

來回的走著 有時望望地球 再看看天空

我沒有到習慣的月亮 沒有看到習慣的太陽

星星不再是星星 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不用再懷念著誰 不用再做人了

不用算日子 不用賺錢買菸了

不用盛裝打扮 來面對你

如果一切都是夢 讓它實現 我說

我們開始追逐 東奔西跑

笑聲很怪異 也許是氧氣不足的關係

我們半飄浮 半走著

月亮的生活比想像的還孤單

也許這樣是最好的 我們被放逐到月亮上

做你的嫦娥 做我的吳剛

我們就是人們口中的神話



茱麗葉跟梁山伯明明就沒有在一起...

明明就。 / 宋毛

<星星 - 記 2 0 1 6 內湖小燈泡事件>新詩組 評審團推薦

陳思睿 / 應用藝術研究所

原本妳會是一顆美麗的星星

卻被獵人盯上

即將綻放的光芒

再也不能擁有晴朗的夜晚

那斜斜的坡

是妳最後一次的冒險

還來不及往上爬

就像流星一樣

看著自己的影子

墜落在遙遠的地平線上

糊塗的獵人忘了

妳的花苞尚未成形

沒能輕輕的將

來不及長高的妳捧起

為世界添一朵微笑

那小小的三輪車

是妳最後一次的旅行

還沒有抵達目的地

就像蒲公英一樣

望著自己的雙腳

飛向倉促的終點

慶幸向世界道別時

還能看見遼闊的藍天

如果有天使

帶妳去到很遠的地方

那就去天堂 做另一個星系的太陽



蒲公英，

「停留不了的愛，無法停留的愛」... / 宋毛

<歷史的軌跡都很相似>新詩組 評審團推薦

陳俞安 / 應用音樂學系

忘了什麼時候

大概是中國還是台灣的哪個地方

一群人 拼命地跑啊跑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跟雨水一起打在身上

小小的種子鑽入了

祖父的祖父

的肚子裡 受孕

懷了比半個世紀還要多一點的時間

好幾次都被咽下去了

大概也就這幾年的事

祖父或爸爸抽走了呼吸器

那團肉偷偷從斃了很久的雙唇間 啪嗒一聲

摔在課本的夾頁裡

那是看起來沒想像中蒼老的哭聲

「來同學這裡我們這次考試會考要把它畫起來」

然後那些趴在沙灘上的屍體被畫上了一條閃閃發亮的 金光

他們慢慢爬起來踩著那條光

看我搔頭弄耳 朝著 ABCD 碎念：

「誰知道這到底是哪一年發生的事啊？」

他們只是笑了笑 然後頭也不回地踏入沒頂的長河裡



<嗅著開心的秘訣> 散文組 評審團推薦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還在漸漸適應各種事情當中。一個禮拜的時間正好足夠把新奇感都淡去了，倒是一些仍不習慣的事處處叨念著我。

空著的一下午，簡陋的宿舍裡剩我獨身一人。抬頭盯著天花板上那個壞去的電風扇，不是轉不動，而是永遠關不起來。我回頭翻找著茶葉，尋到喜歡的那包，刀一剪，茶香便一口氣竄了出來。

熱水是插卡式的，得在學生卡裡儲值並插進宿舍的熱水器才會出熱水，泡麵、茶水、甚至洗澡都是如此。沖澡時看著插卡的螢幕，紅色的數字顯示裡頭的錢不停的跳動，雖然也不是多少錢，但讓人洗個澡都格外有壓力。

水瓶我泡了滿，燙口，還不能喝，但放在一旁鐵觀音的香味就能飄過來，那是從台灣帶來的茶葉，朋友親手幫我裝的，是我唯一可靠的思鄉。我苦笑了一會，嘴角有點酸澀，想起了六人行當中的一句話：「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but you are gona love it.」這幾天這話只應證了前半段。

遊走在校園當中，藝術大學該是隨處可見特異的人，該是越不正常越正常；不過在這，卻和一般大學相去不遠，甚至少了自己的調子：男生大多不打扮，穿著簡單的上衣短褲搭配休閒鞋，女生的打扮則清一色是我討厭的「韓風」。或許是追流行吧，全扮成像電視劇女主角的樣子，化妝也同個模樣。粗平眉、大圓眼、白臉蛋、紅嘴唇，長髮搭著韓風衣服。看著所謂流行就是滿街的人都做同樣打扮，像是一間標榜時尚的罐頭包裝工廠，令人難以下嚥。如果所謂正妹滿街的景象是如此，那也罷。

我們生來一樣，卻又不一樣；像是每一顆蘋果樹都是蘋果樹，但被華盛頓砍倒的那顆，與果實落下砸中牛頓的那顆，定是不同的。電影中國合夥人當中有句台詞：「我以前只會過一種生活，就是和別人不一樣。現在我明白，原來大多數人會選擇的生活才是值得的。」我們究竟在追求著什麼一樣或不一樣？值得嗎？

天色已經向晚，淡淡的暮色從窗外撒了進來，柔聲似地喚我起床，該吃晚餐了。

想起第一天來的時候餓得發慌，末約四五點我跟聖豪就出門去找晚餐，人生地不熟的我們出了南門口往左邊轉去。包子饅頭、炒飯、大餅、麻辣燙、粉絲湯、手抓餅，能激起食慾的實在不多，最有親切感的是轉角衝著我們的 COCO 吧。

我們尋到的晚餐是好吃的，這黃悶雞是連鎖，幾乎便利商店那般泛濫。

端上的時候那種爆香的味、醬油、焦香、辣椒那種芬芳，跟著熱氣撲過來。黃悶雞說穿了其實有點像宮保雞丁，一個小砂鍋，裡頭放滿燉煮過的雞肉，用辣椒、薑、蒜來爆香，加入香菇、青椒、醬油等燉煮，之後可以隨人喜好放入金針菇、青江菜、豆腐等配料。那砂鍋燙，夾菜的時候手須留意，它也必須那麼燙才能把香氣逼出來，那鹹香的味配上辣椒，醬汁和雞肉淋在飯上，就已經夠吃兩碗。而啤酒便宜，換算一支台啤玻璃瓶的大小才約 20 塊台幣，我與聖豪要了兩個盛飯的碗，對桌豪飲起來。

東門出去的炒飯和羊肉麵也可口。炒飯份量足，味道也不差，會留下好印象是第一次去的時候已經晚上八九點，店將打烊，員工吃著晚餐，那桌上除了飯菜，還有炸魚、碗豆、玉米粥等等，令我和聖豪不禁湊上前問，那是他們員工自己煮的，並沒有賣，不過老伯倒是添了幾匙碗豆到我們盤裡，又盛了兩碗玉米粥給我們。香香甜甜的玉米粥不膩口，清爽的味道加了點白糖就很好吃。羊肉麵則沒什麼羊騷味，用羊骨清燉的湯頭不油不鹹，吃得到一種鮮味，下了麵條灑上蔥花、香菜，一大碗擺在桌上格外滿足。

但美食畢竟是少數。

吃了幾天發現能入口的店家實在不多，主要是他們的口味實在是又油又鹹，得多喝幾口水把嘴裡的鹹味洗去；麵條也不討喜，這兒大部分的麵條叫黃麵，細細乾乾，沒什麼咬勁，煮軟了更不好吃，不如我熟悉的油麵、陽春麵、意麵，乾湯皆宜，味道好得多。

手抓餅、牛肉麵，這些更不用說。手抓餅沒有煎好的香氣，填在裡頭的火腿吃著像廉價工業製品；牛肉麵端上來的時候也叫人失望，上頭撒著幾塊牛肉——不，不能算“塊”，那像是牛肉乾的碎屑泡在一碗淺薄的清湯，沒味，模樣都讓人覺得淒涼。

在離開台灣以前，常聽說許多外國人讚賞台灣的牛肉麵，甚至在國際上得獎，我始終不解。然而到了這裡我便曉得了，那是一碗值得我驕傲的麵。

國中時的家裡出了門，隔了兩條街是一間牛肉麵店，儘管多年沒有回去，第一次吃的味道我都還記得。

牛肉麵，總由三個元素組成：牛肉、湯頭、麵條。一般的牛肉麵裡，牛肉切成片狀，約一公分厚、三個硬幣大小，用的是牛腱；高級些的，用半筋半肉，要好吃得嫩軟，花個把小時在牛骨的高湯裡慢熬才可入味。

而每家店的湯頭各有特色，大部分主攻紅燒，有些崇尚清燉。清燉的湯頭，牛大骨是必要，有些混入豬骨讓口味濃郁，以薑、蒜去腥，更豐富的是加入各種蔬菜，與肉味中和，並帶出鮮甜；清燉牛肉更能吃出肉質鮮嫩與否，更講究些的，要吃清燉牛雜，牛雜處理稍有不周、時間一長，便壞了味道，於是對湯頭與肉質有自信的店家才敢推這麼一道。而紅燒湯頭則是戰場，是各家千秋之處，中藥、滷汁、各種香料慢燉才能成就的湯頭，而每家中藥與香料比例配方不同，有時加入米酒、月桂葉、番茄、甚至少許可樂提味，全憑廚師經驗與喜好而定。

麵條雖是主食，卻經常不是主角，主角總在牛肉，味道由湯頭主掌，而麵條常擺在尾後；如同吃飯，重點在配菜，而非米飯。然而好的米飯，品種有別、煮飯的方式有別、更甚盛米的器具有別，都影響味道；而最好的米，甚至不用煮，直接抓一把在嘴裡嚼，一開始是硬，但與唾液中的酵素混合之後嚼碎，便可感到嚼勁混著米香與甜味冒出來，是土地的強韌，是願為基底或布景撐起大局的大度。

台灣的牛肉麵一般用陽春麵，偶有拉麵、細麵、家常麵，而我常去的麵館甚是特別，用的是自家做的刀切麵。老闆將麵糰揉製均勻、發酵、桿平，到了適當的厚薄就一折、兩折，將麵皮來回層層疊起，拿起刀子以兩公分大小為間距，一刀刀切下便成了刀切麵條。我喜歡他的麵條，不論煮湯麵或炒麵都好吃，寬的麵條比起細麵更有咬勁，不容易爛，而手工切製的麵條透過寬扁、略為波浪的麵體，更容易沾附湯汁，時時透著一股大氣與豪放。而那股豪放也表現在牛肉上，老闆的牛肉不切片，切大塊、正方形；一般店家切片是為易熟、好煮，而切塊必須燉更長時間，然而塊體的牛肉吃來口感扎實、豪邁，也更能留住肉汁在其中。

老闆也是個豪爽的人，愛笑，與我相反。他一人做牛肉麵幾十年，不請人，總信不過，一直到人老力衰才請了一個店員，但絕不讓店員插手進廚房，所有料理仍由他一手包管。時常可以看到他在廚房，一邊煮麵、唱歌、還擦著汗。我吃完麵會與他聊天，他總是在笑，笑著問我有沒有吃飽、好不好吃，笑我亂糟糟的頭髮，笑我沒女朋友，笑我不愛笑。他會教我笑，說這是臉部體操：

「來，你看就是這樣。哈哈~！嘴巴張大一點，要看到牙齒。笑大聲！你知道開心的秘訣嗎？是笑。做人要每天笑，笑才會開心！開心就會健康，哈哈~！」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市，過了許多年回去，我長大了，還是沒學會怎麼笑，學得更多的是哭，而店面不見了。當然，我從沒停止吃牛肉麵，這是我的一部份。再後來，我又離開家，到遠方，稱六朝古都的南京，卻不比兩百年歷史的台南來得老，我在南京學著思鄉，學著做台灣人，學著隔一長段距離看我的家。許多人說思鄉，就是懷念故鄉的食物，懷念熟悉的味道，但我曉得錯了；喝過南門口的 COCO 才發現，味道其實相去不遠，手搖杯仍是手搖杯，但少了；像朋友親手給我裝的鐵觀音，若是我買了同樣的茶葉帶來，有什麼少了。

人已經發明出各種東西保存一切，為保存片刻產生相機，為保留一段經歷錄影，為保留回憶寫起日記，為保存聲音錄音，為保留生命徒勞無功地做標本。然而我們還沒能保存味道：老房子的味道、書的味道、女孩頭髮的味道、修剪草皮的味道、烤好麵包的味道、牛肉麵的味道，而這些味道卻最能喚醒人的記憶；遊子可以因為米的香味找回自己的故鄉，母親可以因為滷肉而想起母親的母親，廚師可以因為一種香料而想起一段旅程，而我要透過味道想起人，親切的人，對我笑的人。啤酒一樣是啤酒，若用碗裝則不同，似乎聖豪隨時會出現，不可一世的模樣；我不是想念台灣的茶葉，我不自大，並不覺得台灣的茶葉最好，我只是想朋友，而透過茶葉我才能完整回憶有關他的一切；COCO 對我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是與心儀女孩去吃的咖哩店，我總和她去吃，獨自去則一次也沒有過，也不願意，我只希望那家咖哩的味道中沒有我獨自一人，全是與她一同用餐的記憶。

那是我保存記憶的方式，用食物，有些人用相機、有些人唱歌、有些人刺繡或寫日記、有些人蒐集郵票、有些人跳舞、有些人忙著生活就忘了生活，然後一不小心什麼也想不起來。而我也想不起來，因為我記不得回憶，我只記得我愛的食物，不因美味，而是味道裡有我所愛的人，我為他們哭過，偶而笑過；儘管我學會了思鄉，但還正在學著笑，不因為笑起來好看，不因為我開心，而是因為我想開心，那就笑，豪放一點！笑到哭為止，讓牙齒格格作響像個健康的人一樣。



變身國王·

傻傻的。 / 宋毛

複審委員

陳峻誌

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副教授

評審記錄：

第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初審閱卷員。(97年)

第一屆大甲澤安杯寫作大賽-初審閱卷員。(103年)

第四屆南藝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組複審委員。(103年)

第五屆南藝文學創作獎-新詩及散文組複審委員。(104年)

簡佩琦

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決審委員

王希成

高雄縣岡山鎮人，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任職中美和石化公司。曾任太極拳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掌門詩刊》同仁。著有詩集《那一夜拈花微笑》（1994）、《生命是一口幽深的井》（1998），散文集《生命樹》（1987）、《人在燈火輝煌處》（1992），翻譯《拜倫的世界》。

一九八八年，詩作〈士兵與平民〉獲青溪新文藝朗誦詩銅環獎；一九九二年，《人在燈火輝煌處》獲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優良讀物；一九九八年，散文〈工廠七日記〉獲中央日報第一屆「勞工文學獎」評審推薦獎；一九九九年，〈陽光和雨的美麗與哀愁〉獲高雄市文藝獎佳作。

侯紀瑄

原名侯紀萍，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

在侯紀萍時期曾獲聯合文學新人獎、法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專案補助。作品〈麟話紀事簿〉曾獲第二十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知名作家廖輝英表示：「把素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麟話，拿來當主題張揚，頗有梁實秋嘻笑怒罵、無可不入文的餘風。」目前專事寫作。

薛赫赫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曾就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長年關注宗教會通領域。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是宇宙生成、天地運轉、生長斂藏、剝反往復，循環不已的兩種現象與力量。赫赫，火光明亮，內藏照破黑暗無明之意象。

封面



林育正 / 御貓

攝影



宋毛 / 馬毛

第三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學資源中心、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指導老師：宋千儀老師、廖淇晴老師、張瓊雲老師

〈後記 - 所有愛的可能〉

本屆文學獎徵稿分為新詩、散文與極短篇等三組，投稿作品內容十分多元，有別於以往常見生離死別題材，出現了帶有神話色彩，甚至也有以動物、物件為視角的作品。經歷數月，參賽者通過資格初審、書面複審與決賽，來到最後的決賽會議，評審流程逐漸邁向尾聲，經過一番討論與篩選，終於決定由 9 篇作品獲獎。在校慶典禮當天，由南藝大詹景裕校長授予榮耀的桂冠，在秋意漸濃的日子裡，一同恭賀文學新星的誕生。

謹引 聞一多詩句勉勵：

“青春像只唱著歌的鳥兒，已從殘冬窗裡闖出來，駛放寶藍的穹窿裡去了”



第七屆南藝文學創作獎，歡迎您！